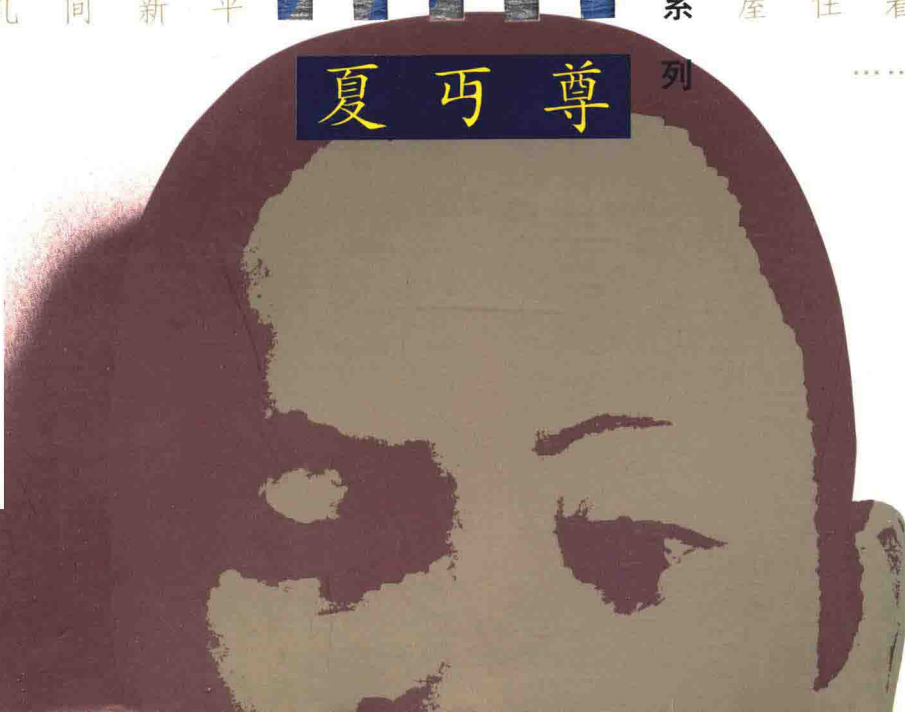


平屋杂文

的初白居片新湖一小着
 冬前来移一的于这小住
 中年以我是学立的是屋
 涯十年当版名家散文系列
 生算十落店
 的要了村书
 年的候小明
 余刻时个开
 十深的一藏
 四最湖了典中矗湖下平
 去得马成还晖然面脚新
 过尝白己候春巍一山间
 我味居湖时野筑那的几
 在情移马的荒建的面的

夏 丐 尊



平屋杂文

20710914/15

夏丏尊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冈 宁

封面设计：吴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屋杂文/夏丐尊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5. 11
(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

ISBN 7-5006-2085-3

I. 平… II. 夏…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N.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084 号

出版发行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印刷者：河北涿州新华印刷厂

787×1092 1/16 13.25 印张 2 插页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 36.50 元

怯弱者	壹
猫	拾柒
长闲	叁拾
命相家	肆拾壹
灶君与财神	肆拾捌
谈吃	伍拾伍
幽默的叫卖声	陆拾壹
一种默契	陆拾肆
闻歌有感	陆拾柒
对了米莱的“晚钟”	柒拾陆
误用的并存和折中	捌拾捌
知识阶级的运命	玖拾叁
“子恺漫画”序	壹佰零玖
“鸟与文学”序	壹佰壹拾伍
我的中学生时代	壹佰壹拾捌

光复杂忆	壹佰贰拾玖
紧张气氛的回忆	壹佰叁拾贰
一个追忆	壹佰叁拾柒
我之于书	壹佰肆拾壹
试炼	壹佰肆拾肆
钢铁假山	壹佰肆拾捌
中年人的寂寞	壹佰伍拾贰
早老者的忏悔	壹佰伍拾陆
送殡的归途	壹佰陆拾壹
阮玲玉的死	壹佰陆拾肆
春的欢悦与感伤	壹佰陆拾玖
原始的媒妁	壹佰柒拾贰
白马湖之冬	壹佰柒拾伍
良乡栗子	壹佰柒拾捌
两个家	壹佰捌拾贰

整理好了的箱子 壹佰捌拾捌

致文学青年 壹佰玖拾贰

读诗偶感 壹佰玖拾柒

怯弱者

阴历七月中旬，暑假快将过完，他因在家乡住厌了，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来到上海。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

“老五昨天又来过了，向我要钱，我给了他十五块钱。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唉，可怜！”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老四就报告幼

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

“哦!”他淡然地说。

“你总只是说‘哦’，我真受累极了。钱还是小事，看了他那样儿，真是不忍。鸦片恐还在吃吧，你看，靠了苏州人做女工，哪里养得活他。”

“但是有什么法子罗!”他仍淡然。

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把典铺的生意失去了以后，虽同住在杭州，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老五常到他家里来，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一概不甚过问。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来招他吃饭，他也托故谢绝。他当时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

“见了怎样称呼呢?她原是拱宸桥货，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什么?不尴不尬的!”这是他心里所老抱着的顾虑。

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说：

“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来过了，说来见见我们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迟了些回来，否则糟了。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

“是怎样一个人？漂亮吗？”

“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瘦长的身材，脸色黄黄的，穿的也不十分讲究。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已有许多在典铺里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怜，和在当铺里时比起来，竟似两个人。何苦啊，真是前世事！”

□

老五的状况，愈弄愈坏。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就

□

想像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

□

景。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老五曾为年过不去，奔

□

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以后就无来往，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

□

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带

□

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

□

亏空了许多钱，老四吃了多少的赔帐。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

梅毒复发了，卧在床上不能行动。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

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他的回答，只是一个“哦”字。实际，在他，除了回答说“哦”以外，什么都不能说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吧。”有时他也曾这样想。可是同时又想到：

□

“去也没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鸦片仍在吸，住在贫民窟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横竖是

□

无法救了的，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钱，其实单

□

靠钱也救他不了……”

□

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

□

二

到上海的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

去，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

“老三，说老五染了时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泻过了好几十次，指上的螺也已瘪了。这是老五的邻居，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他才除了草帽，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

“哦，”他一边回答，一边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

□

“那么，你先回去，我们就派人来。”他在里间听见老四送

□

浦东来人出去。

□

立时，行中伙友们都失了常度似地说东话西起来了。

□

“前天还好好地到此地来过的。”张先生说。

□

“这时候正危险，一不小心……”在打算盘的王先生从旁加

□

入。

□

老四一进到里间，就神情凄楚地：

□

“说是昨天到上海来，买了二块钱的鸦片去。——大概就是

□

我给他的钱吧——因肚子饿了，在小面馆里吃了一碗面，回去

□

还自己煎鸦片的。到夜饭后就发起病来。照来人说的情形，性

伍

命恐怕难保的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过，有地址在此，总可问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传染吗？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瞪了目说。

“传染倒不怕，我在家里的时候，已请医生打过预防针了的。

□

实在怕见那种凄惨的光景。我看最要紧的，还是派个人去，把

□

他送入病院吧。”

□

“但是，总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个人去。——

□

一个人去也有些胆小，还是叫吉和叔同去吧，他是能干的，有

□

要紧的时候，可以帮帮。”老四一边说一边急摇电话。

□

果然，他吉和叔一接电话就来，老四立刻带了些钱着了长

□

衫同去了。他只是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目送他们出门。行中伙友

□

都向他凝视，那许多惊讶的眼光，似乎都在说他不近人情。

□

他也自觉有些不近人情起来，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

□

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身子虽在沙发上，心

已似飞到浦东，一味作着悲哀的想像：

“老五此刻想泻得乏力了，眼睛大约已凹进了，据说霍乱症一泻肉就瘦落的。——不或者已气绝了。……”

他用了努力把这种想像压住，同时却又因了联想，纷然地

□

回忆起许多往事来：记到儿时兄弟在老屋檐前怎样玩耍，母亲

□

在日怎样爱恋老五，老五幼时怎样吃着嘴讲话讨人欢喜，结婚

□

后怎样不平，怎样开始放荡，自己当时怎样劝导，第一次发梅

□

毒时，自己怎样得知了跑到拱宸桥去望他，怎样想法替他担任

□

筹偿旧债。又记到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

□

鸡，就立即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

□

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生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

□

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又记到二十五岁

□

那年母亲在自己腕上气绝时自己的难忍，五岁爱儿患了肺炎将

□

断气时虽嘶了声叫“爸爸来，爸爸来”，自己不敢近去抱他，终

□

于让他死在妻怀里的情形。

种种的想像与回忆，使他不能安坐在沙发上。他悄然的披上长衣，拿了草帽无目的地向外走去。见了路上的车水马龙，愈觉着寂寥，夕阳红红地射在夏布长衫上，可是在他却时觉有些寒噤。他荡了不少的马路，终于走入一家酒肆，拣了一个僻静的位子坐下。

电灯早亮了，他还是坐着，约莫到了八点多钟，才懒懒地起身。他怕到了老四行里，得知恶消息，但不得消息，又不放心。大了胆到了行里，见老四和他吉和叔还未回行，又忐忑不安起来：

“这许多时候不回来，怕是老五已死了。也许是生死未定，他们为了救治，所以离不开身的。”这样自己猜忖。

老四等从浦东回来已在九点钟以后。

“你好！这样写意地躺在沙发上，我们一直到此刻才算‘眼不见为净’，连夜饭都还未下肚呢！”他吉和叔一进来就含笑带怒地说。

他一听了他吉和叔的责言，几乎要辩解了说“我在这里恐怕比你们更难过些。”可是终于咽住。因了他吉和叔的言语和神情，

□

推测到老五还活着，紧张的心绪也就宽缓了些。

□

“病得怎样？不要紧吗？”他禁不住一见老四就问。

□

“泻是还在泻，神志尚清，替他请了个医生来打过盐水针，

□

所以一直弄到此刻。据医生说温度已有些减低，救治欠早，约

□

定明晨再来替他诊视一次，但愿今夜不再泻，就不要紧。——

□

我们要回来时，苏州人向着我们哀哭，商量后事，说她曾割过

□

股了，万一老五不好，还要替他守节。却不料妓女中竟有这样

□

的人。——老五自己说恐今夜难过，要我们陪他。但是地方却

□

不像个样子，只是小小的一间楼上，便桶、风炉，就在床边，一进

□

房便是臭气。我实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里，只好硬了心肠回来。”

□

他吉和叔说恐受有秽气，吃饭时特叫买了高粱酒，一壁饮

□

酒一壁杂谈方才到浦东去的情形：说什么左右邻居一见有着长

□

衫的人去，就大惊小怪地拢来，医生打盐水针时，满房立满了

赤膊的男人和抱小孩的女人，尽回复也不肯散，以及小弄堂内苍蝇怎样多，想到自己祖父名下的人落魄至于住到这种场所，心里怎样难过。他只是托了头坐在旁边听着。等到饭毕，他吉和

□

叔回去以后，还是茫然地坐在原处不动。

□

“我预备叫车夫阿兔到浦东去，今夜就叫他陪在那里，有要紧即来报告。再向朋友那里挑些大土膏子带去。今夜大约是不

□

要紧的，且到明天再说吧。”老四一边说，一边就写条子问朋友

□

借鸦片，按电铃叫车夫阿兔。

□

“死了怎样呢？”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唧咕着说。

□

“死了也没有法子，给他备衣棺，给他安葬，横竖只要钱就是了。世间有你这样的人！还说是读书的！遇事既要躲避，又

□

放不下，老是这样粘缠！”

□

老四说时笑了起来，他也不觉为之破颜自笑自己真太呆蠢，

□

记起母亲病危时妻的话来：

□

“你这样夜不合眼，饭也不吃，自割自吊地烦恼，倒反使病

人难过，连我们也被你弄得心乱了。你看四弟呵，他服伺病人，延医，买药，病人床前有人时，就偷空去睡，起来又做事，何尝像你的空忙乱！”

老四回寓以后，他也就睡，因为睡不去，重起来把电灯熄了，电灯一熄，月光从窗间透入。记起今夜是阴历七月十五的鬼节，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似乎四周充满了鬼气似的。

三

天一亮，车夫阿兔回来，说泻仍未止，病势已笃，病人昨天知道老三在上海，夜间好几次地说要叫老三去见见。

他张开了红红的眼在床上坐起身来听毕阿兔的报告：

“哦！知道了！”

他胡乱地把面洗了，独自坐在沙发上，拿了一张旧报纸茫然的看着。心里不绝地回旋。

“这真是兄弟最后的一会了，……但正唯其是兄弟，正唯其

拾
壹